

爇味,好味

□金华

外婆在世的时候,烧小菜放作料的时候,无论是酱油、麻油、盐、糖、醋,她都统称为“ao料”。比如过年烧大菜的时候,她会对绕着大灶不肯离开我说:走开走开,自己去玩,还早着呢,肉刚下锅,“ao料”也没有放,不好吃的。等到我玩了一圈回来,又盘桓在灶边不肯走,外婆心照不宣地从白雾弥漫的大锅里捞出一个酱煨蛋给我。我边倒腾着双手吃得龇牙咧嘴,边不忘夸她:真好吃!外婆得意地说:味道好吧,那是我的“ao料”“合”得好!

那时年幼,不知这“ao”字作何解,如何写。现在想来,应该就是“爇”,康熙字典注:爇同熬。《齐民要术》解释这个爇为“草里泥封,塘灰中爇之”,就是把食物埋在灰火中煨熟,或是用火久煮。熬煎也可写作爇煎。外婆那个年代的人称作爇料,颇有几分古风。

那天在吴江宾馆吃到一道爇鹅,看似和盐水鹅无甚区别,只是皮色略深,骨肉略红,但是入口即感觉有奇香,咀嚼中感觉有一层层的丰富滋味在口舌之间辗转,完全不同于一般酱鸭、盐水鸭的口感。我惊呼:这不就是小时候吃到的南库野鸭味道?

爇鸭是吴江的近邻昆山周市镇特产。几乎所有的美食,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。昆山爇鸭的故事是:熟菜店老板收留老乞丐,谁知老乞丐竟是皇官御厨,临走以宫廷秘方报答救命之恩。

据说自古周市境内河湖纵横密布,芦苇荒滩众多,是

野禽栖息繁衍的场所。农闲之际,农民有猎取野禽走兽之俗,销售或自煮,故流传着“自古原野飞禽集,猎取爇煮换米炊”的民谣。爇味烹制时要用到丁香、玉桂、山茶、白芷、玉果、茴香、桂皮、甘草等十多种中药及各种调料,至于具体的配比,这就是各家的祖传秘方了。说是昆山爇鸭,其实泛指一切爇鸡、爇鹅、爇鸟。如今野味难得,多是以爇鸡、爇鹅、爇鸭应市。

了解得越多,越觉得这爇鸭与我们吴江南库的野鸭就如孪生兄弟。南库野鸭也有近百年历史,也是“一家爇煮,满街飘香”。也同样会在汤料中加多味中药,入口有一股奇香。我童年时代,还有南库人摇着船、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贩卖南库野鸭、獐鸡、麻雀等各色野味,这是很高档的下酒菜,因价格高昂,一般平民百姓很少问津。外公有时候会买半只野鸭,我只分得一块。他总是边吃边叹息:现在的滋味不如从前了!叹息归叹息,下回南库人来了,还是必买。

据说,这爇味吃了会上瘾,不知是不是加了中药的缘故?但我真实地知道,隔壁有户人家的老太太就爱这味到了上瘾的地步。老太太的老伴过世之前特意慎重叮嘱几个儿子:“你娘就爱吃个野鸭,要记得时常买给她吃。”老太太至今健在,估摸快百岁了,儿子们牢记父亲的叮嘱,时常专程去南库买野鸭给她吃。

双休日回家,要去买一只爇鸭,孝敬公婆父母。可惜我的外公和外婆已经过世多年,这么好滋味的爇鸭,他们竟是无福消受了。

父亲是个瓦工

□田少宇

为父亲庆祝七十大寿,父亲感慨:一眨眼就到七十,真快啊!虽然年纪大了,但父亲手头总在忙碌。我懂父亲的心思,他始终放不下毕生倾尽心血的瓦工活计。

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建筑工地转悠,意图通过言传身教,让我有一技在身。见我对瓦工活丝毫提不起兴趣,父亲的眼中满是失望,不停对母亲唠叨:这孩子学活一点都不积极,想学的后面跟着一大串,都在争着喊我师傅呢!母亲一句话噎得父亲干瞪眼:咱的孩子志向高远,哪能和你一样一辈子窝在农村,没出息!

父亲此后不再勉强我学瓦工,但对他的瓦工活计仍痴心不改。父亲四十多岁的时候,家乡人风靡外出打工,父亲也跟着别人到上海做建筑瓦工活。那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,头脑简单的他吃尽苦头,近半年挣下的血汗钱却被黑心的包工头悄无声息席卷走。身无分文的父亲与一道去的乡亲历经千辛万苦总算回到家乡。等到年底租车到远在百里外的包工头家去讨薪,搭上

车费无功而返,回到家的父亲叹息不断:我当初要是多读点书,就不会上当受骗了。

我高三毕业那年,并未能如愿考进大学。心高气傲的我去了省城,试图找份工作养活自己,但因无一技之长难以找到落脚点。此时的父亲正在省城的一所大学工地上做瓦工。我硬着头皮去找父亲,见到他的时候,他正在高高的大厦上专心致志地砌墙。那天晚上我陪着父亲下馆子,第一次与父亲举杯对饮。饭后,我扶着不善饮酒、微醉的父亲在学校操场上坐下谈心。这些天,父亲看到大学校园里的学子们青春飞扬、知识渊博,又亲耳聆听到教授们的精彩演讲,耳濡目染,他彻底改变了让我子承父业的想法。他对我吐露心声:别在外飘荡,回到学校去,好好地复习,考上好大学。

第一次,我和父亲的心贴得那么近。我听他的话,也听从我内心的指引,回到了学校。我的人生也因此而改变。

虽然没有子承父业,但我到底是瓦工的儿子,父亲做活的时候,我偶尔帮他一把,倒也像模像样,颇得他夸赞。



木刻《动人的琴声》【捷克】卡里尔·斯沃宁斯

青石街 150号

NEW SUPPLEMENT

剪一段壶悠时光

□胡海波

朋友们聚在一起,天马行空,话锋闪烁不定,忽又转到了紫砂壶的话题上。我听得云里雾里,插不上嘴。回家后开始恶补紫砂文化知识。探索紫砂文化,自然要去宜兴走一遭。在宜兴,各种紫砂壶琳琅满目,店家个个口吐莲花。而后又拜访了几位知名的紫砂艺人,随后渐入佳境,迷上了紫砂壶。

明代《长物志》记载:“壶以砂者为上,盖既不夺香,又无熟汤气。”紫砂壶透而不漏,又具有较好的保温性能,因此是饮茶的绝佳利器。以前,我喝茶主要在于解渴,不管绿茶红茶乌龙茶,一泡一大茶缸,咕咚咕咚几大口,一饮而尽。现在,爱壶及茶,对茶叶的分类、秉性、功效有了全新的了解,进入爱茶

品茶的新境界。

闲暇时光,邀三两好友围坐于茶盘前,点燃一炷香,主人淋壶、放茶、洗茶、分杯等动作,虽不比茶艺师流畅飘逸,却是一样的专注用心、一气呵成。在午后慵懒宽松的气氛中,大家卸下伪装的面具和所有的防备,一起慢慢悠悠地闻香、品茗。

更多的时间,都在一个人喝茶。不似一个人喝酒容易想起伤心事,一个人独坐喝一杯好茶,任由茶汤滋润味蕾,内心顿时产生愉悦感和亲近感,仿佛正与一位知心好友无声地对话。同时,用手轻轻地摩挲紫砂壶,感受壶体的细腻温润,欣赏刻绘的清逸雄奇,日复一日,壶越发鲜活光亮。

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空闲时养壶、喝茶,姑妄称之为“壶悠时光”。

老墙

□刘中弛

吴冠中画的《老墙》,记忆深刻,过目不忘。

记忆中的老墙,仿佛是爷爷的画布,多彩绚烂。春天,墙角始终有一块黑色的灰团,那是爷爷保留的西瓜、南瓜、冬瓜种子,开春要下地种的。秋天,火红的辣椒,橙黄的南瓜,金灿灿的玉米,都跑到了墙上,像画一样美,看得让人踏实。而到冬天,爷爷最喜欢把咸鱼咸肉、咸鸡咸鸭挂得满满都是。那堵上了年纪的墙,瞬间变得活色生香,风情万种了。

冬天的墙下是热闹的,忙了一年的人们闲了下来,挤在墙根,晒着太阳,谈些听来的或经历过的趣事。或者什么也不说,眼睛眯成一条缝对着太阳。偷闲的猫狗也卧在墙边,享受着阳光的滋润。老墙也是文化的载体。

微观

○○○

童梦

马卫

本来,男孩子对蝴蝶是无感的,可是我大姐的一句话,让我对蝴蝶有了感情。大姐说,把一片树叶夹在书里,半个月后,就会变成蝴蝶。乡下蝴蝶多的是,黑蝴蝶、花蝴蝶、白蝴蝶,各有各的美。我们不捉蝴蝶,因为它的翅膀上有一层灰,摸在手上怪怪的,据说这层灰还有毒,我们就更不去捉了。

树叶真能变成蝴蝶吗?那也太神了。但是,等了半个月,书中的树叶还是树叶,根本不是蝴蝶,只不过枯了。虽然树叶没有变成蝴蝶,但大姐给了我半个月的希望,也让我从此喜欢上了蝴蝶。

艺术品

寒崖

“天啊,你爸忘记关冰箱了。”刚到厨房,我忍不住大叫。这一整天下来,不知道要浪费多少电,不知道冰箱里的东西坏了没有。听到我嚷嚷,儿子丢下书包赶紧跑了来。“好漂亮的艺术品啊!这个最高的是珠穆朗玛峰,这个矮点的,就当黄山吧,这更矮的,就当是外婆家旁的小山吧。我要拍下来,给爸爸看看他的杰作。”儿子却满脸惊喜,然后去拿了我的手机,认真地拍了几张照片。

我站在一旁看儿子忙碌,也看儿子所谓的“艺术品”。冰箱门不是完全没关,只是因为冷冻室最下面的抽屉没推到底,冰箱门也就没关严,留了一条缝。冰箱抽屉框上,下端是水珠滴出来的几个高矮不一的尖形冰柱,冰柱表面和上部又有一层冰凌花。用心看,还真像是山峰和雪压青松的美景。

一时间,我竟舍不得挪掉冰箱抽屉上的冰,去关冰箱门了。

恋家贼

邓荣河

大雁小燕们早在冬季来临之前就浩浩荡荡地逃亡,如今在冬日的原野上依然你追我赶肆意歌唱的,是那些土里土气的麻雀。麻雀,在乡下管它叫“老家贼”。在我看来,不如叫它“恋家贼”。是啊,在这瑟瑟的冷风里,唯有麻雀们依旧恋着打着寒战的家。

在冬日没有烈性的阳光下,麻雀们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,从一个烟囱落到另一个烟囱。光秃秃的树,承担不住阳光的温暖;烟囱有气无力,一个劲儿地哈着寒气,温暖都留在了屋里。麻雀们不在意,它们总是能捉住那怕只不是点点的阳光。

雪,说下就下了。耐不住性子的麻雀们轻而易举地就挣脱了骨子里的懒惰。时而,扒开雪下的衰草,啄寻发黄的春梦;时而,舒展瘦弱的小爪子,在雪地上歪歪扭扭地描摹生活……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